

20 世紀中期以後香港粵語非疑問句助詞“呢”的功能演變 ——基於有聲語料庫的考察

陳秀婷

中國人民大學、香港城市大學

提要

與普通話相比，粵語的助詞“呢”還沒有發展出時體特徵和獨立表語氣的功能，保留了宋以前助詞“嚟”的主要功能。20 世紀中期以後香港粵語非疑問句的句中助詞“呢”標示話題或非核心小句，連接背景與前景信息；而句末助詞“呢”主要表達情態與語氣，其語用功能主要由語境或副詞的情態決定。20 世紀中期以後助詞“呢”經歷了語音、語義、句法上的變化。同時兩性在各類型的使用差異顯著減少。

關鍵詞

非疑問句，助詞“呢”，20 世紀中期以後，香港粵語，語法特點

1. 引言

太田辰夫等（2003: 345–349）指出，句末助詞“呢”替代“哩”是清以後北方官話語言發展的特點之一，在已然的語境中發展出一定的時體特徵，在未然的語境中則發展出表“精警”的語義功能。就漢語普通話而言，助詞“呢”從語氣範疇的角度看，可分為兩類：一種表直陳語氣，一種表疑問語氣（呂叔湘 2014: 264–265）；若根據其句法及語義特徵，“呢”可分三類：“呢 1”與持續體標記“著”連用表持續時態、“呢 2”出現在非是非問句中表祈使，“呢 3”出現表誇張語氣（朱德熙 1982: 209–212）；其語用功能總體上表示提醒聽者注意的語用功能（胡明揚 1987: 9，邵敬敏 2014: 79–81），析言之，可進一步分三種語用功能（完權 2018）。在方言中，助詞“呢”呈現不同的語法特徵，保留了不同歷史層次的句法及語用功能。粵語（共同語）疑問句助詞“呢”的句法、語用功能基本與漢語普通話一致（方小燕 2003: 74，張洪年 2007）。在非疑問句中，二者都具有提請對方注意的語用功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與句子的信息焦點有關。我們借用鄧思穎（2015: 210）所舉香港粵語的用例（例（1a））進行分析：从句法位置上看，“呢”標示話題，在複句中不分佈在焦點信息以後（例（2a））；若刪去（1a）、（2a）的助詞“呢”，所得的例句（1b）、（2b）均符合語法、語用的句子。但相比而言，例（1a）的助詞“呢”加長小句間的停頓，標注前提，引出焦點，因此在語用上具有提示聽話人注意的功能。

- (1) a. 如果有人問起呢，你照實講就得㗎喇。（要是有人問起呢，你就照實說就得了。）
 b. 如果有人問起，你照實講就得㗎喇。（要是有人問起，你就照實說得了。）
- (2) a. * 你照實講就得，如果有人問起呢。（* 你照實說就得了，如果有人問起呢。）
 b. 你照實講就得，如果有人問起。（你照實說就得了，如果有人問起的話。）

除了分佈於複句的非焦點句外，粵語助詞“呢”還分佈於句末表特定的情態和語氣功能或位於句中話題、副詞等成分後在韻律上表停頓同時也引出述題。在粵語中該助詞與焦點有何關係，有何語義特點，與其語用功能有何關係，這些都是本文希望解決的主要問題。

此外，在粵語中，非疑問句的助詞“呢”沒有發展出時體功能，但在 20 世紀中後期卻發展出一些新的語法功能，如篇章回指、示證情態、標示間接引語；同時，句末助詞“呢”的調類¹數量不斷削減，至 20 世紀 90 年代中趨於統一。

本文基於兩個香港口語有聲語料庫²的語料對助詞“呢”進行考察，分別為“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http://corpus.eduhk.hk/hkcc/>）和“香港粵語語料庫（HkCanCor）”（<http://compling.hss.ntu.edu.sg/hkcancor/>），³前者收集了香港 20 世紀 50–70 年代電影中的對話語料，而後者則收錄香港 1997–1998 年間電臺的對話語料，考察該助詞的句法及語用演變，分析其變化的動因。

2. 非疑問句助詞“呢”的句法位置與句法功能

助詞的句法位置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其句法功能。若把句子分為簡單句和複句，助詞“呢”在簡單句中一般出現在三個位置：連接成分後、句首話題後、句末，而複句

¹ 本文所選用的兩個語料庫均用“粵拼”進行注音，助詞“呢”的聲韻被標注為[ne]，聲調調值以[55]為主，同時存在五種變體，其調值為[35]、[33]、[21]、[23]、[22]。2.1 所介紹的句中助詞“呢”，調值均為[55]。

² 有聲語料庫是指從電台、電視、電影等有聲媒介收集語料，並對其進行分類、POS 標注、語音標注所得的語料庫。相對於以文本語言（如文學作品、報刊）為原始語料所建的語料庫，這類語料庫以日常所用的自然語言為原始語料，更有助於研究口語化程度高、語音形式和語用功能多樣的句末助詞（或稱為“語氣詞”）。

³ 本文所有來源於這兩個語料庫的用例均注明其時間及來源。來源於“香港二十世紀中期粵語語料庫”的用例後標示其時間及電影名稱；來源於“香港粵語語料庫（HkCanCor）”的用例則注明其時間及錄音帶的編碼。

基本上出現在非句末從句之後，因此本文把複句中的助詞歸到句中的情況下討論。句中的助詞“呢”主要連接話題與述題成分，而句末助詞“呢”往往與情態、語氣功能相關。

2.1. 句中助詞“呢”及其句法功能

從句法位置來看，句中的助詞“呢”可分為兩類：一種出現在簡單句，一種出現於複句。二者在句法及語義上有一定的相似性——連接背景與前景信息，但在語用表達上稍有差異。

2.1.1. 簡單句的句中助詞“呢”

簡單句的句中助詞“呢”一般標示句首的話題、連接詞、引導詞或狀語成分，引出語用表達的中心——句子的焦點或述題。從使用頻率上看，句中助詞“呢”多用於話題後，這類話題可以是名詞，作動詞的施事，如例（3）；作動詞的受事，如例（4）；作狀態謂語的描述對象，如例（5）；或作述題小句的背景信息或評論對象，如例（6）、（7）：

- (3) 敬仁呀，我呢，就應承咗雷家，話帶佢去大家見下面，就商量下呢頭婚事嘅……（敬仁啊，我呢，就答應了雷家，說帶她去跟大家見下面，就商量下這門婚事……）（1965，標準丈夫）
- (4) 嗰個女人呢我呀帶佢嚟問話。（那個女人啊我帶她來問話。）（1950，英雄難過美人關）
- (5) 我話淑芳呢，就端莊啲！（我說淑芳呢，就端莊些！）（1965，標準丈夫）
- (6) 我哋嘅事呢我而家想到個辦法。（我們的事情嘛，我現在想到了一個辦法。）（1943，癡兒女）
- (7) 今晚到會嘅同學呢呀個個都係喺社會上有地位有名譽嘅人。（今晚到會的同學啊，個個都是社會上有地位有名譽的人。）（1948，刁蠻宮主）

此外，當小句充當名詞性成分作話題時，亦可帶助詞“呢”引出謂語：

- (8) 明哥，離開家庭呢係痛苦嘅。（明哥，離開家庭是痛苦的。）（1954，好女十八嫁）

在 20 世紀中期的語料中，存在極少間接引語表來源的名詞後帶“呢”的用例：

- (9) 醫生呢話佢身子虛過頭。（醫生說他身體虛過頭。）（1953，為情顛倒）

這些用例中的助詞“呢”到 20 世紀末大多用於整個間接引語後，連接不同的語塊 (chunks)，成為話語標記，與引導詞後的助詞“呢”用法一致：

- (10) 嗰啲導遊話呢，佢話帶咁——即係帶幾團呢，早幾團呢，就最好哩一團喇。
（那些導遊說啊，他帶這麼——幾個團啊，是前面的團當中最好的一個團了。）（1997，018）

再者，助詞“呢”在單句中還可用於連接詞後。其中出現頻率最高的連接詞有“係”、“噉”、“不過”、“而且”、“因為”、“所以”、“但係”，語用上提示話輪的轉換，與完權（2018）提到的普通話助詞“呢”的第一種語用功能相似，如例（11）為言說者轉換話題的提示：

- (11) 啊係呢，蘭姐，我有件事忘記話畀你聽啫。（啊對了，蘭姐，我有一件事情忘記說給你聽了。）（1947，新白金龍）

用於引導語後的助詞“呢”除了提示新的話輪外，還位於具有示證情態的成分後。這些成分包括間接引語、介賓短語，表示言說內容的依據，係核心小句的附屬成分；從語義上可進一步分為“聽說”、“認為”類（例（12））和“按理”兩類（例（13）），前者表達言者的認識情態（epistemic），而後者則表達言者的示證情態（evidence）。在 20 世紀中期的語料中，前者用例較少，只有 6 例，大多出現於 1956 年前；到 20 世紀後期，其用例大幅增多，就我們選取的具有代表性的對話語料中，其出現頻數多達 21 例。

- (12) 我聽聞話呢一個胡貴祥呢係四川人嚟嘅。（我聽說啊，這個胡貴祥啊是四川人。）（1955，人頭奇案）
(13) 照情形呢我哋應該預備啲武器！（看這情形啊，我們應該預備一些武器！）（1967，一步一驚心）

助詞“呢”還能用於狀語⁴後，提請聽話者注意焦點信息——即中心語，如：

- (14) 我哋事頭對女仔呢認真闊佬嘅。（我們老闆對女孩兒啊非常大方呢。）（1960，龍鳳合歡花）

⁴ 這裏說的“狀語”包括介賓短語和副詞。

簡言之，簡單句句中的助詞“呢”標示話題成分，同時引出句子的核心信息——焦點或述題。

2.1.2. 複句間的句中助詞“呢”

複句中，助詞“呢”在非核心小句後，連接非核心小句與核心小句。多出現在條件句中，表示動作的狀態或條件，如例（15）；亦常出現於假設句中，如例（16）；也出現在連動句的第一個 VP 結構後，如例（17）：

- (15) 你出工廠呢就同我寫下信啦！（你出工廠了就給我寫信吧！）（1950，細路祥）
- (16) 如果得佢做我新抱呢我好滿意呀。（如果她能做我媳婦，我會很滿意的。）（1943，癡兒女）
- (17) 哼，一定搵豬籠呢入你兩個返去。（哼，一定要拿個豬籠把你倆送回去。）（1956，人面桃花相映紅）

這些用例的助詞“呢”標注事件的背景信息，連接兩個複句。這些用例在漢語普通話中表示事件連續性的複句一般不用“呢”標示複句的非核心小句，如帶時體特徵的條件小句句末一般用表時體和語氣的助詞“了”、假設複句和連動句通常不添加助詞。我們認為這和普通話與粵語連接複句的助詞“呢”的功能差異有關：邵敬敏（2014: 92–110）指出北京話中的助詞“呢”連接條件或假設複句時，其自問自答句疑問語氣可增加亦可刪除，二者在語篇中同時出現（例（18），轉引自邵敬敏 2014: 110）；語用上，肯定複句的助詞“呢”表提示；自問自答句則表提示與深究，因為功能交疊，因此二者可相互轉換。

- (18) 假若拉完一趟而不怎樣呢，那就證明自己的身子並沒壞；假若拉不下來這個買賣呢？那還有什麼可說的，一個跟頭栽死在那發著火的地上也好！（駱駝祥子，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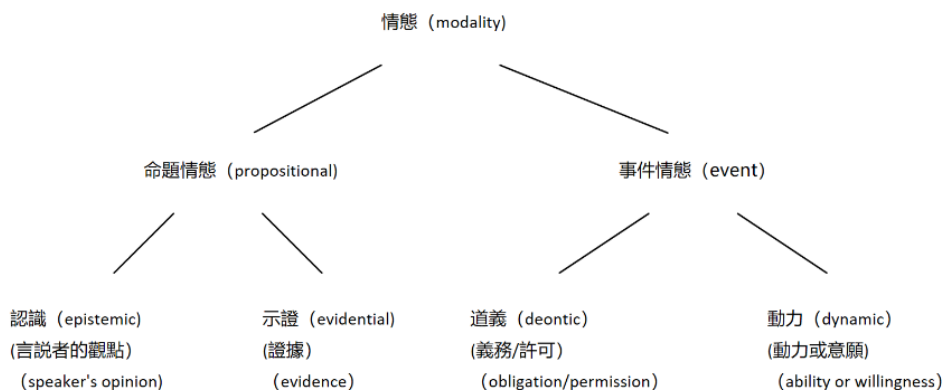
相比而言，粵語複句間的助詞“呢”與用於單句句中的“呢”語用功能相同，均為事件或動作的發生提供背景信息，因此粵語的助詞“呢”可用於連動句非核心小句後。

2.2. 句末助詞“呢”及其句法、語義功能

粵語的助詞“呢”既屬於語氣範疇（mood），又表達情態（modality）。據 Bybee（1985）的界定，前者是語法屬性，而後者則為語義層面的概念；基於此，Campbell（2015: 27）對 Palmer（2001）的分類層級進行修改，從語義的角度重新對情態範疇

進行分類，由於這種分類方法更符合漢語的語法特徵，因此本文採用這類分類法，⁵如下圖所示：

圖 1 情態的分類層次 (Campbell 2015: 27)



粵語句中的助詞“呢”由於主要句法功能在於連接話題與述題兩個部分，且多涉及言說者的主觀評述，因此在語義上表言說者的認識情態。而句末的助詞“呢”既可表命題情態，亦可表事件情態，其情態受句中情態副詞、焦點標記或話語標記控制，如例 (19) 隱含焦點標記“至(才)”突出述題焦點“弊(糟糕)”，句末的語調稍高，表達言說者強調焦點的語氣；在否定句或疑問句中，“呢”帶有主觀評述的語義特徵，言說者一般對其傾向的評述仍存有疑惑或否定的態度，請聽話者判斷，如例 (20)。

(19) 但係你學非所用嗰道(至)弊呢！(但是你學非所用那樣才糟糕呢！)

(20) 唔知呢。(不知道呢。)

此外，非疑問句句末助詞“呢”因語義、語用功能的不同表現為不同的調值。從語料庫的標注來看，所標注的調類涵蓋了粵語非入聲的所有調類：

⁵ 鑒於印歐語語氣的表達往往依賴於三種語法標記：後綴、附著詞和功能詞 (individual suffixes, clitics and particles)；屈折形式 (inflection)；情態動詞 (modal verb) (Palmer 2001: 19)。在這種語言特點影響下其語氣表達基本上用情態表達；且語氣表達往往涉及到言說雙方的高度主觀化，既包括“說話人的意圖” (speaker's content) 也包含聽者的解碼 (decode)，內容龐雜，系統分類常出現各類別混雜的現象，因此研究印歐語的學者大多沿用 Palmer (1979, 2001) 的語氣分類系統。然漢語無明顯的屈折或粘著的語法標記，相對而言，Campbell (2015: 27) 的分類更符合漢語的語言特點。

當句末助詞“呢”的調類為1時，其對應調值為[55]。當言說雙方社會距離較遠時，句末助詞“呢”在語用上表祈請（例（21））；當雙方社會關係較近，如夫妻、朋友、親子等關係時，該助詞表提議或勸勉的情態，如例（22）、（23）：

- (21) 啊，張小姐呀，埋去坐呢！（啊，張小姐呀，過去坐吧！）（1943，癡兒女）
(22) 好心你咪由朝到晚都飲酒呢！（拜託你別一天到晚都在喝酒吧！）（1951，紅菱血）
(23) 啊，不如搵埋啲同學去玩呢！（啊，不如找些同學去玩吧！）（1957，黛綠年華）

調類為1的“呢”還可具有反預期的語義特徵，一般用作評述性的、非斷言（irrealis）的語氣，與普通話的“呢3”功能相似：

- (24) 你話我幾有記性呢！（你說我多沒記性呢！）（1950，英雄難過美人關）
(25) 就算你肯你阿李先生都唔肯畀你做呢。（就算你肯，你的李先生都未必肯讓你做呢！）（1962，難得有情郎）

若根據陳振宇（2021）的預期分析方式，例（25）預期結構如下：

條件 O：你想做（這件事），你的先生（李先生）不願意讓你做

預期 P(M/O)：你肯做

當前信息 P(M)：你的先生不會讓你做

當助詞“呢”的調類為2時，其調值為[35]。這類助詞用例較少，一般表示正預期，其情態由副詞決定，如例（26）副詞“零舍（特別）”的語義決定了句末“呢”的認知情態；例（27）中的副詞“至好（最好）”蘊含言說者的意願與態度，決定了助詞“呢”的動力情態。也同樣對應普通話“呢3”：

- (26) 人逢喜事真係零舍唔同㗎呢。（人逢喜事真的特別不同呢！）（1954，金蘭姊妹）
(27) 至好我唔慣呢。（最好我不習慣呢！）（1957，彩鳳引金龍）

當助詞“呢”的調類為3時，其對應的調值為[33]。若其語用環境為上級對下級的對話，句末助詞“呢”一般為命令的語氣，語義上表道義情態：

- (28) 乖女，而家有銀紙就即刻趨去贖返嗰隻綿羊呢！（乖女，現在有錢就立刻去贖回那隻綿羊吧！）（1951，唔嫁）

(29) 唔好再多事呢！（不要再多事了！）（1956，同撈同煲）

這類句末助詞也可表正預期和認識情態，如例（30）：

(30) 梗係佢唔肯應承你，你將佢打死嘅呢。（肯定是他不肯答應你，你把他打死的吧。）（1950，英雄難過美人關）

其預期結構如下：

條件 O：他不肯答應你

預期 P(M/O)：你會有所報復（認識情態）

當前信息 P(M)：你把他打死

當調類為 4 時，其調值為 [21]。句首一般出現表示意願情態的副詞“不如”（例（31））、“唔該（麻煩）”（例（32））、“唔想（不想）”，這些副詞所表現的動力情態決定了句末助詞“呢”在語用上表達言說者與聽話人的商議。

(31) 不如擇啖粥你食先呢！（不如給你先喝口粥吧。）（1958，歷盡滄桑一美人）

(32) 唔該你開門我入嚟坐下呢！（麻煩你開門，讓我進去坐下吧！）（1959，歡喜冤家）

當句末“呢”的調值為 5 時，其調值為 [23]，語用上表達過去提及（例（33））、根據經驗或邏輯推理（例（34）），言說者預設聽話人應該知道如何處理，語義上表道義情態。

(33) 都話阿紅真真係我契女嚟嘅呢。（都說阿紅真是我乾女兒呢。）（1952，契爺艷史）

(34) 吓，呢個梗係阿明信呀呢。（啊，這個一定是明信吧。）（1955，半夜奇談）

此外，句末的“呢”語用上可進一步表達強調或回顧過去所說的觀點，句中一般會出現副詞焦點標記“真係（真的）”：

(35) 我真係搞唔掂呢。（我真是搞不定呢。）（1958，歷盡滄桑一美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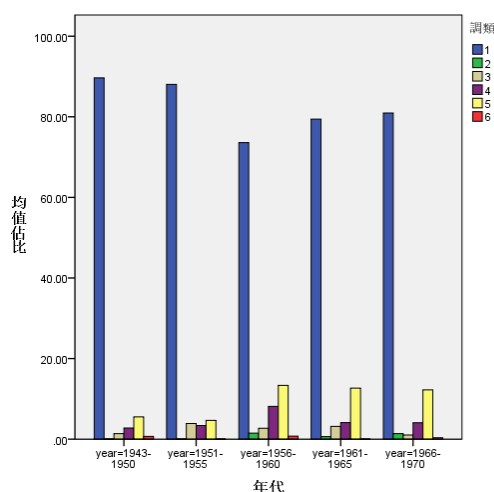
調值為 6 的句末助詞“呢”對應調值 [22]，但用例非常少，且其語用、語義功能與 [21] 調與 [33] 調的助詞“呢”重合，如例（36）表認識情態，與例（30）一致；例（37）語用上表達提議或商量，與例（31）一致。

- (36) 真係惡人呀難接近呢。(真是惡人難接近呢。)(1960, 龍鳳合歡花)
(37) 爸爸, 不如我哋搬去第二度住呢!(爸爸, 不如我們搬到別的地方住吧!)
(1955, 飛天螞蟥)

這類句末助詞是否來源於調類為 4 或 3 的句末助詞的弱化, 仍需進一步的考察。

我們把上舉六個調類在各年代的佔比進行統計, 如圖 2 所示, 調類 2 與 6 的使用頻率較少; 使用頻率最高的為調類 1, 所佔比例在各時間段均高於 70%; 其次為調類 5。其他形式隨著其他句末助詞的大量使用而呈現衰減的趨勢。

圖 2 20 世紀中後期香港電影非疑問句句末助詞“呢”各調類的使用情況⁶



總的來說, 句末助詞“呢”的語用功能受句中副詞情態特徵的影響, 從而表達不同的語氣。當用於句中時, 助詞“呢”主要標示話題或非核心小句等背景信息, 連接背景與前景信息。與漢語其他方言相比, 粵語非疑問句句末的“呢”不表時體特徵, 也不單獨表情態或語氣, 保留了宋以前漢語“甞(尼、你)”的句法、語義功能(“呢”在漢語史中的演變詳見: 孫錫信 1999, 江藍生 2000: 19-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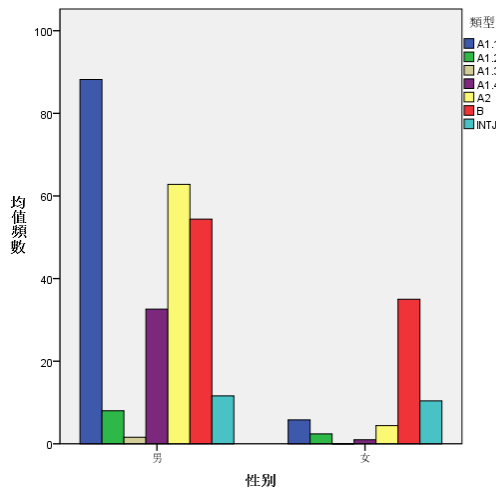
⁶ 說明: 本文基於語料庫時代覆蓋的廣度及語料標注等因素, 對 2020 年發佈的第二語料庫進行窮盡性的統計, 把 1943-1970 這 27 年分為五個時間段, 第一個時間段為 1943-1950; 句末語氣詞“呢”的聲調均與語料庫標示一致。

3. 20 世紀中期以後，非疑問句助詞“呢”的演變

20 世紀中期以後粵語非疑問句助詞“呢”主要用於句中連接背景與前景信息，但在語義、句法和語用上均呈現出一定的變化，如用於回指指示詞後的用例在 20 世紀末大量增多，句末助詞“呢”的聲調類型大量減少。因此我們用統計學的方法借助 SPSS 對這兩個時期語料庫的用例進行統計、分析，⁷ 調查該助詞在 20 世紀中期以後的發展特點並預估其發展趨勢。

從“呢”的各類型在兩性的使用情況上看，20 世紀中後期，非疑問句中的助詞“呢”在不同性別與不同小類的使用上存在一定的差異。我們對不同性別的使用頻數進行類型統計，發現男性的使用頻數普遍比女性高（圖 3），其中男性使用最多的是句中標示背景（話題、非核心小句）的助詞“呢”，而女性使用最多的類型是句末助詞“呢”表達特定的情態與語氣，後者表達言說者的情感與態度，主觀性較強；這說明，20 世紀中後期的成年女性傾向於使用更主觀的表達，與男性存在一定的差異，而男性則傾向於使用主觀性較弱的評述性表達。但到了 20 世紀後期，兩性在各類型的使用上幾近相同。

圖 3 20 世紀中後期口語語料庫非疑問句助詞“呢”的使用情況（按性別）



⁷ 我們把 1943–1970 年稱為“20 世紀中後期”；把 1996–1997 年間的電台語料定義為“20 世紀末”，其中由於後者各文檔的言說雙方在年齡與性別存在一定的差異，因此我們把這些文檔看作不同類型的語料，為簡化行文，本文無標注語料出處的引文均來源於該語料庫。此外，本文的所有顯著度的置信區間為 95%，即當 $p < 0.05$ 時，檢驗結果具有統計學意義。再者，我們按照助詞“呢”的句法位置把句中的助詞“呢”分為 A 類，句末的助詞“呢”歸為 B 類，再根據其語義特徵將 A 類分為四個不同的小類：標示話題、連接詞、引導語、狀語分別對應 A1.1、A1.2、A1.3、A1.4。

至於類型與性別這兩個變量何者對助詞“呢”使用頻數影響的顯著度高，我們分別對兩個語料庫中的數據效應量進行分析，發現這兩個時期的類型在 Eta 方的值上均比性別高，且二者的數量差隨著時代的遷移而變大。這說明類型對助詞“呢”的影響的顯著度比性別高，且性別對助詞“呢”使用的影響隨著時代而降低，而類型影響的顯著度不斷提高。

表 1 類型與性別的效應量對比（20 世紀中後期）

相關性度量			相關性度量		
	Eta	Eta 方		Eta	Eta 方
頻數 * 類型	.599	.359	頻數 * 性別	.444	.197

表 2 類型與性別的效應量對比（20 世紀末）

相關性度量			相關性度量		
	Eta	Eta 方		Eta	Eta 方
頻數 * 性別	.146	.021	頻數 * 類型	.421	.177

以上從社會使用的角度對助詞“呢”的使用變化進行考察。若對各小類的使用情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各類型的使用經歷了一定的變化。首先，句末助詞“呢”的調類從 20 世紀中後期的 6 個變為 2 個，其中以調類 1 為主，有的在在中後期讀作調類 5 的在 20 世紀末也與調類 1 混同。再者，句末助詞的使用頻數在 1956–1960 年間達到峰值，但 1960 年以後則不斷減少。這與其他句末助詞的時體、語義功能進一步發展與句末助詞功能分工的不斷明細化有一定關係。值得注意的是，在 20 世紀末語氣助詞出現了兩類特殊的用法：一類直接用於句末表達示證情態（例（38））；或用於回指結構後（例（39）），這類回指結構具有示證情態，助詞“呢”語用上表達言說者提示聽話人回憶上文提到的人、事、物（回指）或兩人共享的經驗（預指），該用法下文標為 B*：

(38) 預備睇路大家食嚟呢。(1956, 人面桃花相映紅)

(39) 即係，都係自己 keep 來做留念，噉樣啲啲呢。(就是，都是自己留著作紀念，就那些。)(1997, 005)

這些結構在 20 世紀 40 年代至 70 年代均有一兩個零星的用例，且中心語都出現在“指示詞 + 量詞”結構後，且句首一般會出現表介紹的語氣詞“呢”⁸（例（40））；

⁸ 本文把這類表介紹的語氣詞與多功能助詞“呢”區別為兩類詞。

但 20 世紀末回指結構一般省略中心語，且其回指成分必須結合語境進行解讀，且句首多無語氣詞“呢”。

- (40) 呢，嗰晚住喺酒店房嗰個呢。（諗，那晚住在酒店的那個啊。）（1967，一步一驚心）

這類回指結構後的助詞“呢”在 20 世紀末除了表指示功能，我們還看到少數句末助詞“呢”用於未然的非斷言（irrealis）語境，如例（41）言說者想象假設一個人養一條曲架狗的生活場景，語用上提示對方一同想象該場景。

- (41) 有個人呢，拖住隻曲架狗周街走呢，好過癮。（有個人啊，拖著條曲架狗到處走呢，很過癮。）（1997，012）

另一類助詞“呢”在 20 世紀末大量出現的用法為用於簡單句中連接兩個語塊，且其中一個語塊為信息焦點，其主要功能表語氣，因此我們把這類用法標作“B!”。這類助詞可用於動詞與賓語之間，引出作焦點的賓語（42）；或用於系表之間，如例（43）；亦可連接動詞與補語，如例（44）；或補語小句的話題，如例（45）。

- (42) 噉呢就係只係需要呢係四百蚊度。（那麼就是只需要四百塊左右。）（1997，022）
- (43) 你一削嘅時候會拉條頭髮呢，噉就會變咗呢，就會好容易開叉。（你一打薄的時候會拉到頭髮啊，那就變了，就很容易開叉。）（1997，019）
- (44) 嚇到佢屋企人呢就喺個被竇度打晒冷震。（他家裏人嚇得在被窩裏發抖。）（1997，018）
- (45) 痛到我呢，諗，眼淚水都標埋出來。（痛得我呀，諗，眼淚都出來了。）（1996–1997，⁹009）

語氣助詞“呢”還出現連接小句及其補充成分的用法，如例（46）：

- (46) 即係佢咁咁勁呢讀書……（就是他們這麼厲害啊讀書……）（1997，03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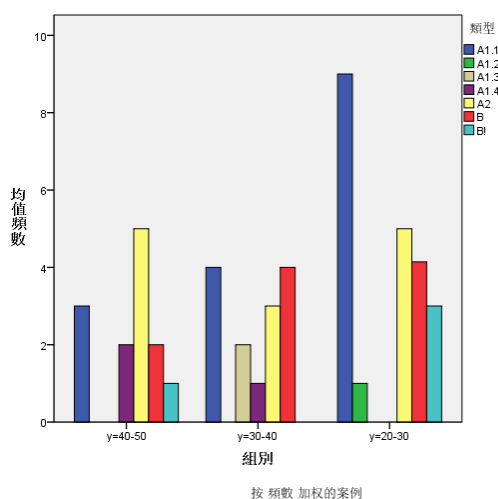
這種用作語氣助詞的“呢”也可用於連接連動結構的非核心 VP（例 47）：

⁹ 原語料庫未注明，未知錄音的具體時間。

(47) 佢放榜嘅時候，噉我同學呢打電話呢返來我實驗室啲。（他放榜的時候，那我同學還給我實驗室打電話呢。）（1997，038）

我們認為這種句中的語氣助詞可能是連接話題與述題的句中助詞功能擴展的結果。如圖 4 所示，這些用例集中出現於 20–30 歲這個年齡層，說明這是年輕一代的語言創新，隨著這些用法的大量使用，已成為當今粵語助詞“呢”習用的類型。

圖 4 20 世紀末口語語料庫非疑問句助詞“呢”的使用情況（按年齡）¹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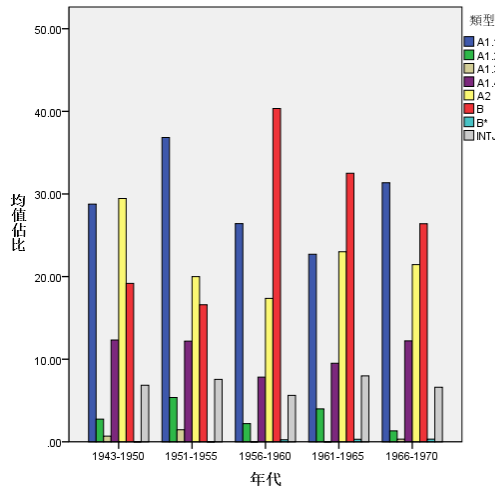


若把 20 世紀中後期語料庫中助詞“呢”的類型在各時間段的佔比（圖 5）與 20 世紀末語料庫的使用情況進行分析，我們發現位於連接詞、引導語的句中助詞在各年代佔比都較低，且在各樣本的分佈不均勻，這是否與言說者說話風格有關值得進一步研究。雖然如此，但我們發現 20 世紀末用於間接引語的助詞“呢”較 20 世紀中後期而言用例有所增多。20 世紀中後期當助詞“呢”用於間接引語，一般出現在話題之後，用例詳見例（9）–（14）。到了 20 世紀末，“呢”直接出現在間接引語的動詞“講”、“話”等言說義動詞或“記得”、“覺得”、“認為”等感知動詞後，如例（48）：

¹⁰ 說明：一、選取檔案“FC-033_v2”為第一組，即言談雙方年齡均分佈於 40–50 歲間；選取檔案“FC-001_v2”為第二組，即言談雙方年齡均分佈於 30–40 歲間；選取檔案為“FC-012_v”為第三組，即言談雙方年齡均分佈於 20–30 歲間。二、第一組對話人數為 2，一男一女；第二組對話人數為 2，均為女性；第三組對話人數為 3，兩男一女。三、由於 A1.2、A1.3、A1.4 在語料庫中分佈不均勻，且用例較少，在抽樣樣本中無用例，不代表在其他樣本中無用例。

(48) 我都覺得呢電子辭典呢只係方便我哋攜帶，或者係日常應用啊噉。（我也覺得啊電子詞典只是方便我們攜帶，或者日常使用這樣。）（1997，022）

圖 5 20 世紀中後期口語語料庫非疑問句助詞“呢”的使用情況（按年代）



如上所述，從 20 世紀中後期到 20 世紀末，助詞“呢”在語音、語義、句法上均呈現了不少變化：語音上，句末助詞“呢”的調類逐漸統一，除調類 1 外，其他調類呈下降趨勢，且調類 5 不斷地被調類 1 同化；語義上，助詞“呢”用來表示證情態的用例不斷增加；句法上，出現用於回指結構與語塊間作語氣助詞的用法，及標示間接引語的用例大量增多，與此同時，位於連接詞後的用例數呈現下降的趨勢。

從語言使用的角度看，在這 50 年間男性與女性在使用各類型的助詞“呢”由 50 年代的呈現顯著差異到無顯著差異，同時一些語言創新也主要出現在女性群體中，這可能與女性社會地位不斷提高到 90 年代兩性呈現平等的社會現象有關。

4. 結論與餘論

對比粵語與普通話非疑問句助詞“呢”的語法特徵，我們發現，普通話的“呢”能單獨表達言說者的態度，語用主觀性更強，同時也可以與進行體標記等時體標記相容，具有一定的時體特徵；而粵語的助詞“呢”不具備時體特徵，表語氣的功能未完全發展成熟，其語氣功能由副詞或特定語境的情態決定，依賴性高，保留了宋以前助詞“嚮”的功能。

再者，非疑問句中句法位置影響粵語助詞“呢”的語法功能。句中助詞位於話題或非核心小句後，連接背景與前景信息，二者在語用上略有差異：前者表話輪的轉換，

後者表事件或動作發生的前提或背景。而句末的助詞“呢”在副詞、語境情態的影響下表達不同的情態與語氣。

從歷時的角度看，粵語助詞“呢”經歷了語音、語義、語法上的變化：語音上，助詞“呢”，特別是句末“呢”，各調類的頻數差距不斷擴大，且呈現被調類1同化的趨勢；其示證情態的語義特徵不斷被強化，從而出現新的表回指和句中表語氣的功能。兩性在各類型的使用上由原來的具有顯著差異到90年代無明顯差異，此外，一些新的用法大量出現於女性群體中，這是否與兩性地位的變化有關，值得進一步探討。

此外，我們發現粵語共同語的助詞“呢”在粵語的其他次方言中依據不同的句法位置表現為不同的語音形式，以順德（大良）話為例，例（49）–（51）中，（a）例為語料庫中的用例，反映共同語的用法，而（b）例為順德話的用例：

- (49) a. 我話淑芳呢，就端莊啲！
b. 我話淑芳哩 [li53]，就端莊啲！（我說淑芳啊，相對端莊點兒！）
- (50) a. 如果有人問起呢，你照實講就得㗎喇。
b. 如果有人問起哩，你照實講就得㗎喇。（如果有人問起呢，你照實說就得了。）
- (51) a. 但係你學非所用嗰道（至）弊呢！
b. 但係你學非所用啊道（至）弊嘞 [le22]！（但是你學非所用那樣才糟糕呢！）

是否應該對句中的助詞“呢”與句末助詞“呢”作進一步區分？仍需參考其他方言的證據再作進一步的研究。

鳴謝

本研究得到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近代漢語語法演變與現代漢語通語和方言格局形成及關係研究（19ZDA310）的資助。本文部分內容在“第七屆方言語法博學論壇”（香港中文大學，2021.09）上宣讀，與會代表提出了寶貴意見。感謝中國人民大學馬麗娜、張丹煬同學對本文方言對應普通話譯文提出的修改建議，同時感謝上海交通大學的王珏教授和匿名評審專家提出的寶貴修改意見。在此一併致謝。

參考文獻

- Bybee, Joan L. 1985. *Morphology: A study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meaning and form*. Amsterdam &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
- Campbell, Dennis R. M. 2015. *Mood and modality in Hurria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 Chen, Zhenyu (陳振宇). 2021. “Yuqi” fanchou yanjiu “預期”範疇研究. Unpublished manuscript.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上海：復旦大學.



- Deng, Siying (鄧思穎). 2015. *Yueyu Yufa Jiangyi* 粵語語法講義 Xianggang: Shangwu Yinsuguan 香港: 商務印書館.
- Fang, Xiaoyan (方小燕). 2003. *Guangzhou Fangyan Jumo Zhuci* 廣州方言句末助詞 Guangzhou: Jinan Daxue Chubanshe 廣州: 暨南大學出版社.
- Hu, Mingyang (胡明揚). 1987. Beijinghua de yuqizhuci he tanci 北京話的語氣助詞和嘆詞 In *Beijinghua Chutan* 北京話初探, 74–107.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Jiang, Lansheng (江藍生). 2000. Yiwen yuqici “ne” de lai yuan 疑問語氣詞“呢”的來源 In Lansheng Jiang (江藍生) (ed.), *Jindai Hanyu Tanyuan* 近代漢語探源, 19–36.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Lü, Shuxiang (呂叔湘). 2014. *Zhongguo Wenfa Yaolie* 中國文法要略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Palmer, F. R. 1979. *Modality and the English modals*. London: Longman.
- Palmer, F. R. 2001. *Mood and modality*, 2nd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hao, Jingmin (邵敬敏). 2014. *Xiandai Hanyu Yiwenju Yanjiu* 現代漢語疑問句研究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 Sun, Xixin (孫錫信). 1999. *Jindai Hanyu Yuqici: Hanyu Yuqici de Lishi Kaocha* 近代漢語語氣詞——漢語語氣詞的歷史考察 Beijing: Yuwen Chubanshe 北京: 語文出版社.
- Ota, Tatsuo (太田辰夫). 2003. *Zhongguoyu Lishi Wenfa, xiudingben* 中國語歷史文法(修訂本), trans. by Shaoyu Jiang (蔣紹愚) & Changhua Xu (徐昌華). Beijing: Beijing Daxue Chubanshe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
- Wan, Quan (完權). 2018. Xinjuli: “Ne” de zhuguanjiaohuxing 信據力: “呢”的交互主觀性. *Yuyan Kexue* 語言科學 17(1). 18–34.
- Zhang, Hongnian (張洪年). 2007. *Xianggang Yueyu Yufa de Yanjiu, zhengdingban* 香港粵語語法的研究(增訂版)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香港: 中文大學出版社.
- Zhu, Dexi (朱德熙). 1982. *Yufa Jiangyi* 語法講義 Beijing: Shangwu Yinshuguan 北京: 商務印書館.

The Grammatical Functions of the Auxiliary Word *NE*(呢) in Non-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HK Cantonese since Mid-20th Century: A Case Study Based on Audio Corpuses

Xiuting Chen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bstract

After mid-20th century, the auxiliary *NE*(呢) has been used as a marker of the topic of a sentence or the backgrounding clause to connect the background and foreground information of a sentence; whereas, it expresses modality and mood determined by the context or modal adverb. Compared with Mandarin, Cantonese has developed neither the function of aspect nor mood, which maintained the main grammatical use of *NI*(灑) before SONG Dynasty (宋). It is shown that *NE*(呢) has gone through some changes among phonology, semantics and syntax and the gap of frequency in typological use between male and female has dropped increasingly since mid-20th century.

Keywords

non-interrogative sentence, auxiliary word *NE*(呢), after mid-20th century, HK Cantonese, grammatical functions

通訊地址：北京 海澱區 中國人民大學 文學院

電郵地址：xiutingchen@ruc.edu.cn

收到稿件日期：2021年11月10日

邀請修改日期：2022年1月20日

收到改稿日期：2022年1月22日

接受稿件日期：2022年1月22日

刊登稿件日期：2022年1月28日